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第二回 偕友尋芳桃葉渡 論詩共醉菊花天

卻說金陵城內有一位致仕的鄉宦，姓祝名封字頌三，本是巨族，由科第出身，做過一任山東按察使，因與上司不合，告病回家。夫人江氏，是現任兵部尚書江丙謙的胞妹。膝前一子一女：公子十九歲，取名登雲，字伯青；小姐十八歲，名瓊珍，小字瑤君，皆生得如花解語，比玉生香。伯青十七歲上已入泮宮，是一名飽學秀才，合城盡知。因為祝公有此佳兒，必謀佳婦，不肯草草結姻，所以伯青年已弱冠，尚未有室。生成是一個豪邁任性的人，全不以仕進為念，一味看山玩水，嘯月吟風。嘗說道：「人生百年，如駒光過隙，最難者是少年時候。譬如人過到一百歲是為上壽，十歲以內孩提無知不能算的，十歲以外至二十以外正是少年，至多不過二十年，除此則中年占去二三十年，晚年又占去二三十年，合之百歲光陰，最妙者是少年，而最短者亦是少年。古人云：人生難得是青春。語真不謬，何況天生我輩，稍有才貌，更不可忽此少年，以負天公獨厚之意。若說到『功名』二字，三十而外謀之未為晚也。」

祝公亦偶有所聞，心中卻不願意，無如兒子天性若此，更兼膝前只有一子，卻也無可如何。又知道兒子胸襟是曠達的，平時識見迥不猶人，斷不肯糟蹋自己。好在已入了學，也不算白衣人了。想他都該有一定的成見，十不可破，索性裝點癡聾，隨他去了。所以伯青格外瀟灑自如，由得自己。他卻克盡為子之道，凡事稟明而行，祝公夫婦無有不依的。

平生有兩個好友：一個姓陳名眉壽，字小儒，浙江人，他父親做過江寧知府，現在寄寓金陵，是前兩科的舉人，比伯青長三歲，娶妻方氏；一個姓王名蘭，字者香，與伯青同學，小一歲，聘的是現任通政司洪鼎材的女兒，尚未過門。都是才高北斗，學富西園，兼之放蕩不羈，全沒有半點紈袴氣習，更與伯青臭味相投。祝府住在廣藝街，陳府住在三山街，王者香住在武定橋，相去不甚過遠，不是你來就是我往，日日相聚的。

一日，伯青起身吃過早點，閒步庭前。此時正是深秋天氣，菊花大開。庭內庭外擺列了一百餘種名菊，高高下下，五色繽紛，覺得秋天一片高爽之氣，令人神清體暢。細細的賞玩了一回，高興起來，著服侍他的小童連兒吩咐廚房預備幾樣精緻的肴品，意在約陳王二人過來，持蟹賞菊。連兒還未轉身，只見管門的祝安進來說道：「王少爺過來了。」伯青抬頭看時，王蘭已至庭前。

伯青忙起身相迎，王蘭笑道：「伯青兄有此好菊花，卻躲在家裡一人賞玩，連朋友都不招呼一聲，還要我作不速之客，論理該罰不該罰？」伯青笑道：「你這油嘴，其實可惡。見了面無論是非曲直，都要硬派人個不是。你幾時見我背著你作過樂的麼？我剛要打發人來請你，你等不及，自己撞上門來，反說我不好，可有此情理。」

連兒在旁插嘴道：「王少爺，不要錯怪了我家少爺，已經吩咐廚房備菜，還要去請陳少爺哩！」王蘭搖著頭道：「我不信，你們主僕是彼此迴護的。」伯青道：「就算我不好，口今請你，可以沒事了。」王蘭對著連兒說：「可去知會廚子，把頂肥大的螃蟹買他一擔，好好的煮彩。不然我吃得不得快，還是不依你家主人。」伯青笑道：「我倒不惜一擔蟹，只怕你吃傷了，要去買使君子，那就不妙。」連兒笑嘻嘻的走了，伯青又著祝安去請陳小儒。兩人說說笑笑，少頃，小儒亦到。連兒將桌椅在菊花旁邊排開，主賓三人歡呼暢飲。

王蘭道：「伯青，你可知我今日來尋你們何故？」伯青道：「不過來撞白食罷了。」小儒道：「者香這白食出了名，將來只怕是條官銜。」王蘭道：「小儒兄，你不要幫著他一味刻薄我，只恐我這句話說出來，你就樂的受不得，那時求著我，我也不睬你。」伯青道：「且慢誇口，如果說出來配我們求你，說不得我同小儒就求你一求；若是不配，罰你跪在菊花前，做十首菊花詩才饒你。」王蘭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自己斟了一杯酒，一飲而盡，向小儒道：「你常在外面走動，可知如今南京城內，出了兩名色藝兼優的名妓麼？」小儒道：「頭一句話就錯了。若論如今妓女，要論貌還可；若論到才，不過記得幾句唐詩，胡亂寫幾個東倒西歪的字，就哄動一方說是個名妓。者香卻也不俗，何以也以耳代目，真真令我不解。」王蘭聽了，把雙眉一揚，在桌上拍了一下道：「何如？我常說『風流儻』這四個字，是不能與俗子說的。」小儒道：「我倒不俗，真真你俗入骨髓了。」伯青道：「你們且慢鬥口，者香說完了，大家評一評。還有一說，好在說的是本城，我們去考試他一回，真偽即分。」王蘭道：「伯青兄還算是解人。」小儒道：「你說罷，我等得不耐煩了。」王蘭道：「日前我同一個學中朋友閒步湖上，那朋友偶說道，如今有兩個名妓，叫做聶慧珠、聶洛珠，你可瞻仰過麼？我耳內也聽見有人說過，一時高興同了這朋友去。起初，我也同你們意思一樣，不過稍通文墨，那裡當得起『名妓』二字。不料會見二珠談了片刻，不是我自墮志氣的話，我王者香平時也算個小有名的人，到了他姊妹面前，覺得自形齷齪。非獨內才兼具，而且外貌雙優，令人可敬可愛。偏生此等人淪落風塵，又覺可惜。一時心中『敬、愛、惜』三字顛倒上下，反一句話說不出來。倒被那洛珠嘲笑一句，說我像個息夫人。我坐了片時，只得走了出來。因想如此名花，豈能獨賞。故來奉邀二位同去，始信小弟之賞識非虛。不料你們反不相信，未免辜負了我的來意。」伯青聽了，不禁站起來道：「者香，你這話是真的？」王蘭將頭扭過一旁道：「我哄你那一樣？」伯青哈哈大笑道：「真是我們辜負你了，罰我先敬一杯。」忙自己斟杯酒恭恭敬敬送過來道：「明日即去一遊，我在寒舍奉待二位。」小儒道：「我到底不叫他騙了去，等明日去過了，我再賠禮不遲。」三人又說笑一回，見日已將暮，進點飲食，各人自散。

次日一早，王蘭約了陳眉壽同至伯青家。三人吃過午飯，吩咐備馬伺候，命連兒隨著向桃葉渡來。忽見王蘭指著那廂道：「伯青兄，前面就是聶家了。」祝登雲隨著他的指處一望，見遠遠一帶短籬，斜倚著數株疏柳，內中高下各色名菊開得正好。隱約見兩扇朱扉，半開半合。伯青敲著腳鐙道：「果然不俗，吾見其居，如見其人矣。」小儒也點頭歎賞。說著，到了籬邊早有伺候的人過來接了馬，向裡面道：「有貴客來了。」見門內走出個中年婦人來，就是宋二娘。因王氏不大認識本地人，請二娘一手經理，接得的才接，接不得的就回他去了免得纏擾。二娘見了，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原來是祝少老爺與二位少老爺，今日是那一陣風兒送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來。怪不得喜鵲清早叫到這會兒。」王蘭笑道：「原來是你這個寡嘴家，我昨日倒沒有見著你。」二娘笑了笑，讓三人進了朱扉。

祝陳二人是初到，細細打諒一番，見門內大大院落，上面一順五間，明窗淨幾。院內堆了些怪石，也栽了些菊花。旁廂一條夾道，走過了又是一個小院落，其中曲曲折折的，卻有好幾間，房子。二娘請三人正間坐下，有人送上茶來。伯青四下觀看，盡掛的是名人字畫，無半點塵氛。只覺得一陣香風過處，環佩聲來，見裡面走出兩個人來。慧珠在前，洛珠在後。伯青一眼看見，前一個神清似水，步軟無塵，那一種秀色可餐的態度，令人睹之心暢神馳；後一個較之稍豐，卻生得膚凝玉洁，體弱花嬌，露出一團和藹之氣，令人可親。三人一齊站了起來，二珠並立中堂，盈盈下拜道：「今夕何夕，得見風雅，愚姊妹三生之幸也。」伯青聽他們出言不俗尤為心賞，一面回禮道：「久慕芳名，恨相見之晚，請坐了。」二珠在下首並坐，二娘至外廂張羅去了。

王蘭指著慧珠道：「這是慧娘，那是他令妹洛娘。」伯青道：「久仰，敢問二卿是何雅字？」慧珠道：「小字晚秀，妹子柔云。」小儒道：「不愧不愧。」二珠也問了祝陳二人姓字。見祝登雲骨肉停勻眉宇開朗，身上穿了幾件素雅衣裳，越顯得亭亭玉立，壓倒群流。再看陳眉壽，比他們魁些，生得朗若朝霞燦如雲日，自具一種端方大雅的體度。王蘭是見過的，與他們較起來，身材窈窕體態翩跹，是個清高的氣象。二珠暗暗贊道：「若三人，真絕世佳公子也。」慧珠道：「諸位請內房坐罷。」

大眾起身，隨了慧珠到他自己臥室內。見是三間房子，一隔兩半，一間為起坐，陳設整潔，窗前一張小楠木桌子，排列文房四寶。又到內間坐下，直覺蘭麝薰心，不飲自醉。伯青與慧珠論到詩詞，慧珠知道伯青是個有名之士，越發說得辭明義暢，舉要繁。伯青惟有點頭痛贊而已。慧珠又轉請教，伯青也暢論了一番，彼此格外心許。那邊小儒、王蘭，同著洛珠說笑。

忽見宋二娘走進來，笑著道：「天色不一早了，諸位少爺可能賞個臉兒，在這裡便晚飯罷，但是沒有適口的東西，不嫌簡陋就

是了。」伯青道：「初次到此，那有破費你家的道理，改日罷。」王蘭道：「那倒不要緊，他家不是俗惡路兒。」二娘道：「好呀，還是王少爺曉得。」說著，上來了數名垂髻小婢調開桌椅，兩個老媽媽在外間一樣一樣將酒肴傳進裡面。眾人讓小儒上坐，伯青在左，王蘭在右，二珠下面坐了。二娘道：「諸位少爺隨意多用一鍾，我家姑娘們是不會勸酒的。」王蘭道：「理會得，不用你照應，你也吃一鍾兒去。」二娘笑嬉嬉的退了出去。眾人暢飲深談，無非說些你愛我慕的話。

少停席終，散坐品茗，見院外一派燈光，各府家人已掌燈在外伺候。小儒掀起外褂，看了看表道：「快交子初了，我們散罷。」伯青在懷內取出一搭票子，約有十數張，見二娘站在旁邊，交與他手裡道：「不成個意思，再補你罷。」二娘道：「呀喲！原是誠心敬意請三位少爺的，怎好領起賞來；若說不收，又道是我們不承抬舉。改日再請來坐坐罷。」彎彎腰道了聲謝，方退出去。二珠也道了謝。眾人起身，慧珠低低向伯青說：「暇時尚祈過我談談。」伯青點頭，彼此橫波一笑。二珠直送到朱扉外始回。

三人走過短籬，上了騎，家人掌燈前行。伯青一路猶嘖嘖稱贊慧珠不已。到了分路各散。至此，或伯青約陳王二人同去，或自己獨去，有時坐坐即行，還有時徹夜清談，皆是正正經經坐懷不亂，連戲言都少的，竟與慧珠成了莫逆。王蘭也與洛珠結了知己。王氏同二娘見女兒與伯青合式，又曉得他是個貴公子，脾氣又好，又肯用錢。陳小儒是不在賬的，王蘭也算是個闊手兒。所以連王氏、二娘，都把他三人當作衣食父母尊敬。

時光迅速，轉眼臘盡春回。此時正是二月天氣，花明柳媚，春色怡人。伯青動了游湖之興，帶了連兒一逕向桃葉渡來，到了籬前下騎。伯青是來慣的，不用通報，走進朱扉。早有小婢看見道：「祝少爺來了。」打起門簾，伯青方走到外間，慧珠笑盈盈的迎了出來，邀至裡間道：「今日因何不同他們來？」伯青道：「一時乘興過訪，不及去約他們。晚秀近日可有佳作麼？」慧珠笑道：「前日湖上有近作一首，原等你來改正改正再錄到稿本上去。」轉身到外間桌上取了一張小花箋進來，遞與伯青。伯青接著，看道：

湖上春遊二月天，湖光如練柳如眠。

有人打槳湖邊去，衝破湖中一抹煙。

伯青看完，大贊道：「真似唐末名家風韻。佩服，佩服。看到《湖上詩》，正提起我的話來了。如此春光不可辜負，我今日特來約你游湖，說個日子，約定了再去知會陳王二人。那一天，我們大可在湖上樂一日。」慧珠也高興道：「就是後日清明罷。」正說著，洛珠走了進來道：「好呀，瞞著我約日子游湖，到臨時我會自去的。」伯青笑道：「可能瞞你？我們既約者香，能不約你麼？若當真你自己走了去，者香更歡喜。他難道送上門的買賣，反不情願？」洛珠臉一紅，笑著啐了口道：「你今日到晚姐姐這裡來，也是自家送上門的。」慧珠笑道：「你們只管說，不要扯上我。我是說不過你這張嘴的。」洛珠撮著手道：「罷喲！還沒有怎樣，倒打折膀臂朝懷裡彎。」

三人說笑了一會，伯青在慧珠處吃了飯，方回家去。寫了兩個帖兒，著連兒去請小儒、者香，清明攜二珠湖上一遊。二人皆允，定臨時到伯青處會齊。伯青先一日即吩咐廚房預備了一席精緻的肴饌，又吩咐連兒將茶鑪竹爐臨時都要帶去。此日吃了晚飯，在祝公夫婦房內略坐了一坐，又與瓊珍小姐說了幾句話，才回書房安歇。

次日起身，不多一刻，陳王二人已至。小儒道：「昨蒙見召，我原想不來，恐又拂了賢弟的雅意。想我們游湖的日子甚多，不拘那一天皆可，何必定在清明這時候。今日湖上遊人必多，反不雅靜，不如平時倒覺清閒自在。」伯青未及回答，王蘭道：「罷罷罷，這些迂腐老儒的話，我卻不愛聽。一年只有一個清明，逢場作戲，正是我輩尋樂之處。伯青兄如無此約，我也要來約他的。你如果怕事，就請不要去。」小儒笑道：「者香的話，不問人受得住受不住，我又不曾說不去，果然不願去，又來做什麼呢？我不過防備的話，倒引出你的兜搭來了。」只見連兒進來道：「馬已備好了。」

三人出門上騎，一路揚鞭，奔桃葉渡來。將到籬邊，連兒回明「先去湖上看定游船，把酒席送上去，再來請少爺們」。伯青點點頭，連兒去了。三人下騎，緩步走進門來。未知去與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